

當山

青皮

麝香

鹿角

天麻

半夏

地黃湯

竹茹

肉桂

柴胡

天雄

車前子

大門冬

黃連

大國醫

孟宪明 著



中國圖書出版社
大地傳媒
西南民族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医. 第一部/孟宪明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559-0525-7

I.①大… II.①孟…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02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51 000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目 录

第一章 续断 1	第二章 当归 7	第三章 没药 33	第四章 独活 53
第五章 白头翁 75	第六章 红娘子 95	第七章 知母 107	第八章 乳香 123
第九章 防风 137	第十章 木贼 155	第十一章 泽泻 175	第十二章 党参 193
第十三章 黄芪 209	第十四章 连翘 223	第十五章 桔梗 239	第十六章 三七 255
第十七章 甘草 273	第十八章 合欢 287	第十九章 淫羊藿 295	第二十章 肉苁蓉 311
第二十一章 乌梢蛇 325	第二十二章 黑杜仲 345		

第一章
续断

味苦 微温 补	肝肾 续筋骨	—— 《本经》
---------------	-----------	------------



郭一山又买了一个马泡罐，放在了药房的药橱下边。他知道，即使花娘知道了，她也不敢进药房。因为祖上有规矩，药房不准进女人。

前年冬天下大雪，算命先生吴神仙掉进土井摔断了腿，等人们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三个月后，吴瞎子不仅长好了腿，刀削似的灰脸也白短了许多。他炫耀似的翻起无珠的眼睛看了看高深的蓝天，对他的救命恩人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郭先生，您是天罡降世，福大命硬，前边的四个太太都跟不上您，只有到了第五个太太才能陪伴您老终身！”

郭先生当时正喝茶，立即就淌了满脸的汗——郭一山今年三十岁，前边娶了两房媳妇，都死了。“四个太太！”这不是说还得再死两个吗？郭一山知道吴神仙的意思是说他妨媳妇，之所以没这样明说，那是吴神仙的语言艺术。“吴先生，有、有破法吗？”

“有火就有水，有妨就有克。干我们这行的为啥都是瞎子呢郭先生？泄露的天机太多！”吴神仙又翻眼看了看天空，才把白短了许多的脸伸向郭一山，“郭先生再娶太太，要先买好个马泡罐，临上马时隔墙扔到院外，若是烂了，就娶；不烂，就不要上马了……”

“这就破了？”

吴神仙使劲点了点头：“记住，马泡罐！”

“嗯，马泡罐！”这下轮到郭先生点头了。马泡罐是当地最小的瓦罐，盛不了一泡马尿。郭先生只看病，从不买一葱一蒜，这次他破例来到了杂货铺。矮个子席掌



柜一看是郭先生,怎么着都不收钱,郭一山恼了:“我是强盗吗?”丢下十个铜板走了。

郭一山的错误就犯在这十个铜板上:一个马泡罐哪能值这么多钱!席掌柜敬重郭先生,又想着郭家行医配药一定需要不少的坛坛罐罐,就让伙计推了车子,一口气送去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花娘就知道了!

花娘是爹的小妻,比爹小二十八岁。她可不这样认为,她说,一山是死了俩媳妇,可那能怪一山吗?一个是瘟疫,一个是难产,阎王路上没老少,要怪也只能怪她们自己不结实。恁些人咋都没死!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妨”就像疮,该破口它就得破口,你要是硬不让她破,它就会伤自己的身体。一山能伤吗?一山是郭家的长门长孙,是郭氏正骨第五代的传人!她一生无子,老了靠谁呢?不过这句话她没说,却说了一句乡间俗语:“媳妇是墙上的泥皮,去了旧的换新的。再咋着也不能伤住咱一山!”不吭声把那个马泡罐拿走了。

说实话,一山也不太相信,可他确实让死媳妇这件事伤住了!你说,好端端两个大闺女,比鲜花比玉贵的,咋就说死就死了?既然一个马泡罐就能救一条人命,咋就不摔一个呢!一百个也摔得!有时候睡不着,他甚至后悔,咋没想起来让吴神仙早些算算呢!要是早算了,或许就……唉,在他脑海里搬演了无数次的故事于是就又争先恐后风起云涌般上演起来:

郭一山的第一个媳妇叫荷香,是拔贡夏有方的老生闺女,来家的时候才十六,单薄得像一张纸。不过她粗通文墨,读过《女儿经》《弟子规》《颜氏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院,勤勉得让人可怜。来郭家四年,始终怯生生的像做客。结婚那年郭一山已满二十,结婚那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四,漫天大雪,冰凌结多厚。俗话说,人不闹鬼闹。所以那天来闹房的全是朋友。既然是朋友,也就不便疯闹,喜宴很快就散了。二十岁的青年医生像点燃了引信的炸弹滋滋冒着蓝烟儿,新媳妇却紧抱双臂死活不愿意脱掉兜肚。郭一山把新媳妇揽在怀里,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新媳妇光滑的屁股蛋像两块软冰,核桃大的小乳房也凉得硌手。嘭嘭作响的郭一山慢慢地冷却下来,奇怪的是,他用滚烫的身体暖了一夜竟没有把新媳妇暖热。他想起了乡间常说的鬼妇。这以后,新媳妇就开始咳嗽,半年后吐红了手帕。爹说这是干癆,九死一生的



病,好好地治吧!两年过后,荷香长胖了,两颊上有了红晕。不知是印象还是真的那样,一山总感觉荷香身子凉,他可怜她,一睡觉就把她揽在怀里。她乖得像猫娃,安静得听不见一丝儿呼吸。大难不死,都说郭太太有福,谁知道,四年头上荷香患了感冒。三天高烧不退,郭老先生就知道不好,到了第四天,先是呕吐,一喷几尺开外,接着便是抽,单薄的身体抽短了许多。那时候老拔贡已经去世,夏太太扭着小脚来到女儿床前。当着亲家的面,郭老先生掏出银针,人中,指尖,扎出来的全是黑血。眼睁睁看着她抽到安静,听不见一丝儿呼吸。

一年以后,一山二十五岁,娶了油坊师傅冯三丰的大闺女月香。月香不识字,也没感觉不识字有什么不好。大概是吃多了油渣,长辫子水汪汪的,软软的小腰身满是力气。大眼,大嘴,爱笑,好像这世界的可笑事全和她有关系。荷香安静,安静得有些压抑。月香好动,走起路一弹一弹的,笑起来满地滚珠子。她小时候调皮,爬树摔断了胳膊,爹带她来看病时,说郭先生是她表哥。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表”,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低着头喊了一声哥。她不记得穿长衫的英俊先生答应了没有,只知道自己哭掉了 many 眼泪。她嫁过来的时候正是中秋,刚好是自己的十六岁生日。闹房的人很多,明月西移时客人才散尽。面对着她九岁的丈夫,她禁不住喊了一声哥。郭一山笑着,把她抱上大床,她一挣跳下来,站在被窗棂割破了的月光里,捧起双手祈祷月奶奶。丈夫趿拉着鞋走过来:“是不是想要个儿子?”她歪起头看着丈夫:“不。我想要一群儿子!”郭一山一下子抱起她来。月香结实,浑身滑腻腻、肉嘟嘟的,她不像荷香听之任之,她嘴里叫着哥,喊着痒,身子却灵巧地躲闪着,纠缠着,甚至抵抗着,直到一山把她征服,她才泪水纵横地哭起来。一山害怕了,连忙哄她。她却扑哧笑了,更紧地搂住一山。月香给郭家带来了生气和欢乐,也带来了日子的轻松感觉。第二年秋天,月香怀孕了,反应得惊天动地,喝一口水也吐,眼见着瘦了下来。但她高兴,每晚上在灯下学做着小孩的衣裳,时不时地撒着娇让丈夫表扬。生巧巧的时候她还不到十八,哪承想孩子倒生,先伸出来一只手,折腾了两天没合眼,接生婆问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郭老先生脸不开缝儿,说母子都保。孩子是生出来了,她就是巧巧。月香却死于大出血。

之后,虽常有媒人登门,一山却总是说:“等等,再等等吧!”



巧巧会跑了。

巧巧会叫爹了。

巧巧会给爹要娘了。

腊月初八这天早上,职业媒人姚大嘴骑驴来到郭家,于是,郭一山就有了第三任妻子,云睡沟做布匹生意的云掌柜的女儿,十九岁的云大妮。



第二章

当归

辛温 无毒 除	风和血	——《本草纲目》
---------------	-----	----------



迎亲的唢呐高亢而嘹亮,扯腔扯调地往上翻,似乎全因了细丝般上扬的声音,天才高远,地才辽阔。听乐的人们禁不住一个个伸长着脖子往高处、远处使劲。掌班的是刘黑子,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刘大狗、刘二狗、刘三狗组成了一个“黑记”班,不仅曲吹得好,而且花样繁多,一口吹得了三杆唢呐,鼻子还能再吹响两个。想想看,五杆唢呐一起吹,那该是何等的壮观!二月初二,正是龙抬头的节日,人们剃好了脑袋,洗净了面皮,嘎嘣、嘎嘣地咬着祭龙的炒豆,齐往郭家的大门楼跑。

郭家大院有三进院落,坐落在平乐镇东西大街的南边,有意思的是,正对大街的是郭家的后门,门旁只有一个面阔一间的杂货铺子。郭家的正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门楼”恰对着南边的一条小街,人们叫它济生坊。大门楼双门洞开,蓝底洒金的“益元堂”和朱底金字的“好好”匾并列悬挂于门楣之上。“益元堂”是嘉庆时郭家的第七个进士郭祖谋的手笔,看上去古朴苍劲,笔力千钧。“好好”匾则是庚子年慈禧太后的御笔,雍容秀雅,睥睨天下。旁边的“济世活人”“杏园春暖”等匾额风格各异,颜色迥殊,无言地述说各自的出身和年代。门两旁挂有彩灯,门框上贴着喜联:

秦晋三结千秋好



朱陈双汇万年春

门楣上写的是：天作之合。

“秦晋”“朱陈”用的是典，“三结”“双汇”写的是实。一看就知道这副喜联的功用与考究。

和大门楼并立而西又有两个门楼，它们是二门郭一川家，三门郭一方家。三家门前的空地连成一片，看上去很为开阔。兴奋的孩子奔跑着，喊叫着，在几个门楼里追来逐去。

身着吉服的年轻礼相从院门快步走出，在路边一字儿排开三通火铳。“放铳了！放铳了！”孩子们推推搡搡齐往前挤，有孩子眼明抢住了上马石，有孩子逞强占住了拴马桩。

在郭家的上房里，正进行着庄严的告祖仪式。长长的香案上端放着白玉药王的雕像，案前一张花梨木八仙桌子上，摆着二十个馒头和五盘供果。两支烛火闪闪，一炉高香袅袅。面对着墙上郭氏正骨三代先人的画像，身着大红吉服的新郎官郭一山展襟跪下。

老先生郭文聘含腰站着，高声地祷告：“列位先祖，一山即日成婚，文聘特为告稟。孩子今年三十有一，尚无男童，祈愿列祖保佑，诸事顺遂，早添男丁！”

“爹——爹——”院子里的巧巧扯着奶腔，紧跟着就是花娘的声音：“巧巧，巧巧别去，你爹正忙呢！”郭一山鞠了躬敛衣站稳，巧巧跑进来抱住爹一条腿：“爹，我要去娶我新妈！”

大门外，长袍马褂、瓜皮小帽的执事孙大头快步走出，叉开步站到门边，面南一声高喊：“吉时已到，鸣炮奏乐——”孙大头小四十的样子，不但声音洪亮，底气十足，而且字正腔圆，语感顿挫，让人一听就知道这可是熬过油、挨过吵，不是谁都能喊得了的。紧接着，三声铁铳震耳欲聋：噶！噶！噶！

“嘟哇——”刘黑子亲自掌笛，一声长调，人们都知道，接下去就是《将军令》了，果然，一队得胜的将士从他的唢呐声中走出，浩浩荡荡地出了院子。

“起——轿——”孙大头又是一声。“噫——”四个待命的轿夫一声长应，呼—



下彩轿就飘了起来。压轿孩儿是三门郭一方家六岁的儿子郭济财,这小子戴一顶黑紫相间的软绸六棱瓜皮帽,从轿帘后伸出头来,得意得满脸开花。

四岁的巧巧跑上去拉住轿门喊:“我也要上去!我也要上去!财哥哥,快拉我!”财往旁边挪了挪,忽然又感觉不妥,忙又得意地坐正了身子。“巧巧,巧巧!”花奶奶冲上来抱住她。女孩儿不走,大声喊:“我要去娶我新妈,我要去娶我新妈!”花奶奶抱起巧巧,大声劝着:“好乖乖听话,女孩儿家不能去娶!”“就要去,我就要去!”巧巧撒着泼,用脚在花奶奶身上乱刨。

“请——新郎上马——”孙大头再喊。牵马的是十五岁的男孩儿时砖头,他紧紧拉着马嚼子,配合地往大门边靠了靠。此时的郭一山正在院里的墙下边,听见喊声,猛抛起手中的马泡罐扔到墙外,他很冷静,清楚地听见了罐烂的声音,这才大步往外走。孙大头伸头往门里一瞅,见新郎双手撑着衣襟正往外走,禁不住又喊一遍:“请——新郎上马——”郭一山足踏马镫,一跃跨上了枣红马紫红的背鞍。

《将军令》换了变奏,满世界挥洒起放肆的快乐与无忌的得意,把早春二月的平乐镇,把早春二月平乐镇的阳光激动得闪闪烁烁。平乐镇是个小地方,仅生活着两千多口老少女,这是横着说的。竖着一说,平乐就大了!平乐之北三十里,是龙马负图献瑞伏羲处,数千年华夏文明从兹而始;平乐之南仅五里,是中国的佛教祖庭白马寺;平乐往西十八里,就是十一朝故都洛阳城了。其实汉时的平乐处皇都之西,是著名的礼乐繁华之地,倡优百戏竟日不息。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曾写《名都篇》追忆自己的少年游冶: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大诗人李太白追慕曹氏父子,也写了千古名篇《将进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刘黑子的一杆唢呐飘散出秦汉时的酒气,醉倒了平乐镇满街的红男绿女。在这个朴实安静的小镇,哪一脚不踩到五千年前?



二

新娘家住在云睡沟。

云睡沟应该叫云隋沟,五百年前大明王朝移民中原,有云、隋两户人家来到了这里。岁月如水,浮在水面的隋家像沤泡似的破灭在百年后的激流里,云家却像沟里的酸枣树一年年向外开拓。据说云家曾有人在朝中做官,衣锦还乡的时候正是秋天,满坡上都是红枣,满沟里都是白云,老人家诗兴大发:“坡上星舞蹈,沟里云睡眠。”云隋沟就成了云睡沟。云睡沟在洛阳西北十五里处,东西横亘的几道土岭夹着一条深沟。沟里的人都住窑洞,靠崖窑、地坑院,盖房万间不用一根梁檩。满坡是野生的枣树,铁铸般的枝条亦刚亦柔。粗大的皂角树却都是栽的,就像槐树、榆树可做菜园一样,皂角树是老百姓的肥皂厂,沟里那些光鲜漂亮的女孩子个个都是皂角的密友。云大妮家的皂角树就长在院门前,硕大的树冠从容不迫地遮盖着宽阔的草门楼。因为要打发闺女,门框上也贴着鲜艳的喜联:

百年歌好合

五世卜其昌

待嫁女云大妮端坐在梳妆台前,正由大嫂和邻居长嫂帮助化妆。金钗、银簪、珠翠,两个女人饶有兴致地插着,像摆弄一个香绒线团子。“姐,姐!”八岁的小弟石碾尖着嗓子跑进来。长嫂拿起梳妆台上长长的木簪子,问:“这个是干啥的,妹妹?也簪吗?”“嗯。”云大妮应。“荆钗布裙,那是说穷人家的闺女哩,妹子你大喜一场呢,咋着也不簪这个东西了!”长嫂说着,把木簪子放在旁边。“嗯,簪!”大妮坚持。“为啥?”长嫂停住手。大嫂笑了,说:“桃木的,辟邪!”“啊!”长嫂拖一个长腔,笑了,“我知道了。郭家前边连死了两个女人,是得想办法辟辟邪!”抢过木簪插到云大妮头上,“哎,两个女人,怎么就一个簪子啊?”“嗯。”云大妮诡笑着撩起衣襟,裤腰带上,一把木质短剑赫然而出。“好!一把剑对付一个,看她们谁敢过来!”长嫂瞠目怒视



做出战斗的样子。三个女人齐笑起来。

“哎，算卦的不是说，郭一山命也硬吗？大妹子，我看你也得防他一防！”长嫂笑着说。云大妮说：“算卦的口，无梁斗，说福没有说祸有。我从来不相信！”长嫂不服：“不相信你咋算呢？”“我从来没算过，都是大嫂帮着算的。”云大妮说。大嫂叹口气说：“也是。大妮五岁我就来了，早几年冬生死，我给她算了一卦，算卦的说她妨夫……”“一个命硬，一个妨夫，叫我说那更应该带把桃木剑了！”长嫂又说。“姐，姐，你带剑杀谁呀？”小弟禁不住插话。“去去，玩儿去！”姐吵他。“爹要给你说话哩！”小家伙说过就往外走，到了门口停下来又说，“听见没有？爹要给你说话，叫我来喊哩。我可是对你说了！”

“先卸了妆吧，一会儿再簪！”嫂子说着，忙把云大妮满头的装饰往下拿。

云大妮走进主窑，爹坐在太师椅上正吸烟，长长的竹烟杆，这边一吸，那边便一明一明地红。云父今年刚满五十，却明显地见老了，不但白了鬓角，连胡子都显得星星斑斑的。“爹！”云大妮走进来，低了头站在爹身边。“嗯。”爹深深地吸了一口，长长地嘘出来，这才抬起眼皮，“大妮啊，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爹有几句话想再给你唠唠。”“您说吧爹，我听着哩！”女儿看着爹。“你坐吧。”爹用烟管指了指椅子。“爹您说吧，我不累。”女儿更恭顺地站着。爹说：“大妮啊，你不满五岁时恁娘就走了，爹常年在外面做生意，也没有好好地照管过你。一转眼你就长这么大，该出嫁了！爹心里，忽然就感觉着，又喜又痛……”“爹，您别说那些伤心事了。您成天在外操劳女儿我都知道。”“嗯。”爹应一声，“在家里是闺女，咋着都行。出了门那就是人家的媳妇了，诸事都得忍着点，不能任性。”“嗯。”女儿点头。“早上早点儿起，给老人烧好洗脸水。晚上晚点儿睡，看看头门门住没有，灶膛里的火灭了没有。”“我都知道！”女儿又点头。

云父停下来，伸手拿起了桌上的火媒子，晃一晃，火媒子红起来。大妮看见，连忙上前接了，蹲下身，轻轻地吹几下，火媒子燃起融融的火苗，爹在那端很配合地一抽，烟点上了。大妮站起来，复又侧了身立在爹身边。爹说：“好在郭家是一家好人家，世代行医，不缺吃穿。一山又是我看下的女婿，忠厚，良善。虽说比你大了十一，爹还是满意的。要不，爹咋会舍了脸托人去提亲哩！”“爹疼女儿，女儿知道！”爹叹



一口气：“大妮啊，恁娘走时的情景到今天我也忘不掉，她躺在那草铺上，两只手湿凉湿凉的，她紧抓住我的手，说，咱咋着受苦都中，可千万别丢嗒了孩子！恁娘好，虽说比我大五岁，可她从来没提过啥要求，来了二十年，就提了这一，‘千万别丢嗒了孩子！’我、我总怕百年后见了你娘，落她的埋怨啊！”爹难过得说不下去了。“爹！”大妮哭起来，跪下来趴爹腿上，哭得浑身发抖。

三

刘仙堂知道郭一山结婚，知道郭家的迎亲队伍这时候正往外走，刘黑子个王八蛋歪嘴鼓腮恨不得把天吹破，就是千年的聋子也得叫他震醒。好好，你郭一山能耐！你娶一个老婆，死一个老婆，死一个老婆又娶一个老婆！哼哼，他阴笑了一声，立即戴上吊着麻绒球的白孝帽，穿上粗布白孝衣，腰束着生麻绳子，提起装有黄麻烧纸和鞭炮的竹篮子，扛一把铁锨，大步走出院子。

唢呐太响了，刘仙堂以为迎亲的队伍已经来到，出了门才发现，刚刚从济生坊拐过弯来。他站住脚，装作想事的样子，扭过头看了看自家的大门。

他一眼就落在了“永春堂”这块匾上。匾是爹请人做的，写匾的是一个落第秀才申雪明。申雪明一身才学却接连三次没考上举人，第四次他下定决心，考不上就死在北京，死在北京的金銮殿下，谁知道老天怜他，叫大清完蛋了。平心而论，申秀才的字写得真是不错，只是这匾做得潦草了些，不仅用料差，油漆也不到位，还不到二十年就裂纹起皮儿了。不过这“裂纹起皮儿”倒是和他家亟待修葺的草门楼相配，要真是亮堂堂一块金匾，还嫌扎眼呢！刘仙堂又看了看门框上用白纸写成的丧联：

白骨未入三尺土

青魂已上九重霄

风吹着“六亲垂泪”的横批，一掀一掀地动。刘仙堂想起爹的一生，想起爹的勇



敢和气魄：自古来看病的不卖药，卖药的不看病，可爹，硬是把一个生药铺子变成了永春堂，把一个生药铺子的点头哈腰的小老板变成了永春堂里矜持的坐堂先生。既看病又卖药！爹硬是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千百年的习俗，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刘仙堂叹一口气，禁不住又想起爹的猝死，爹才四十八岁，头发胡子没白一根，硬是让那个侑腔侑调的老陕，吓，应该是郭家，是开着益元堂的郭家给气得倒地身亡！“怒伤肝，气伤心。”《黄帝内经》可不就是这样说的！

“刘先生，上坟啊？”有人给他打招呼。“啊啊，”刘仙堂醒过神来，“今天爹复三，我去烧个纸，添添坟。”刘仙堂嘴里解释，眼却瞅着郭家迎亲的队伍。

刘黑子一杆唢呐走在最前，紧跟着的是他的三只“狗”，捧笙的，打锣的，拼钹的。乐班之后是担盒子的高挑儿青年，一公一母两只鸡懂事地卧在前边的礼盒上，后边的盒子里蹲一个安详的大酒壶，壶嘴上上是鲜艳的并蒂大葱。刘仙堂知道，这都是娶亲的好吉利。

刘仙堂一身重孝迎上去，满脸上堆积着孤哀子的悲凄，心里边却充满着恶意的快感。刘黑子一愣，立即放慢脚步，吹奏出威严顿挫的曲子。执事孙大头看见，猛一声高喊：“放炮！”

点铳的小伙儿急跑几步，一溜儿摆开三个铁铳：噼！噼！噼！就是三炮。蓝黑的硝烟打着旋儿往上升。紧接着，又有三铳摆在路中央。

刘仙堂受到威慑，连忙站到了路边。

噼！噼！噼！

《将军令》再次响起，刘黑子压住脚步，闭起双眼，鼓着满是胡楂的腮帮子，伴着淫荡的肢体语言仰天浪吹。充耳是放肆的戏谑和嘲弄，间杂有爽快的叫骂和胜利的长嚎。男人们无忌地笑起来，女人们则忍俊扭过脸去。刘仙堂装作不知，眼瞅着迎亲的队伍浩荡而去，使劲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四

这场恶遇并没有随刘黑子辟邪的唢呐和满街肆意的笑声而飘散，恰恰相反，它

